

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思想研究

吴宇婷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双重困境的剖析, 系统阐释马克思对象性活动原则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及其存在论革命意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虽深刻揭示了“活动”原则, 却将活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纯粹精神运动; 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虽恢复了对对象的感性实在性, 却丧失了“活动”的能动维度。马克思创造性地融合二者的合理内核, 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 主体是现实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对象是历史性生成的人化自然, 主客体关系是辩证的实践互动。这一原则从根本上终结了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的困境, 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奠定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 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石。

关键词

马克思, 对象性活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历史唯物主义, 异化

A Study on Marx's Theory of Objective Activity

Yuting Wu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generative logic, core connotations, and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principle of objective activity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ual predicaments inherent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Hegel's idealist dialectics, despite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principle of "activity", ultimately reduced it to the pure spiritual movement of self-consciousness; whereas Feuerbach's intuitive materialism, though restoring the sensory reality of objects, relinquished the active dimension of "activity". By creatively synthesizing the rational kernels

of both thinkers, Marx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e activity: the subject is a real, active natural being; the object is historically generated humanized nature; and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s a dialectical practical interaction. This principle fundamentally brings an end to the modern philosophical predicament of “consciousness immanence”, grounding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upon real practical activity, thereby providing a solid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Marx, Objec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lie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不仅是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超越,更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奠基性原则。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其逻辑前提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事实上,正是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为马克思破解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困境、重构人与世界的本真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

2. 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困境

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的双重反思与扬弃中逐步形成的。这两位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维度为马克思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同时也暴露了各自理论的根本缺陷。

2.1. 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首次将“活动”原则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世界的本质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自我意识”则是这一运动的核心载体。黑格尔深刻地洞察到了人的能动性,“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

然而,黑格尔的这一伟大洞见却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自我意识”;对象也不是现实的自然界,而是自我意识设定的“物性”。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外化”(Entäußerung)指自我意识将自身的内在内容释放到外在性之中,但这种外在性始终是意识自身的产物;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则更侧重于这种外化的产物呈现为与意识相对的对象形态。然而,无论是外化还是对象化,在黑格尔那里本质上都是意识在自身内部的运动,其最终目的恰恰是为了在扬弃中克服对象性本身,因为对象性——作为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的形态——被视为意识实现自身自由的障碍。因此,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是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的旋转。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整个运动最终只

是为了克服对象性本身，因为对象性被视为一种异化的障碍。这种“无对象”的活动，最终导致了黑格尔哲学无法真正触及现实的感性世界，只能在思辨的天国中进行抽象的逻辑演绎。

2.2. 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对象性关系

为了打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封闭性，费尔巴哈发起了一场人本主义的反叛。费尔巴哈提出了著名的命题：“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他强调，真正的存在必须是感性的、对象性的，主体不能脱离对象而独立存在。这一“对象性”原则直接击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要害，它恢复了感性世界的本体论地位，将人从抽象的自我意识拉回到了现实的感性存在。

但是，费尔巴哈的缺陷同样致命。他虽然恢复了对象的感性实在性，却丢掉了黑格尔的“活动”原则。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与对象的关系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直观关系。他认为人只是通过感性直观来感知对象，而不是通过能动的实践来改造对象。正如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

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对象的客观性，却看不到对象是如何在人的活动中生成的；他虽然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却看不到人的感性活动。这就导致他最终无法解释历史的发展，也无法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互动，只能停留在抽象的“人”和“爱”的理论中。

3. 对象性活动原则的诞生

面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各自的片面性，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他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与黑格尔的“活动”原则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提出了全新的对象性活动原则。这一原则既克服了黑格尔的抽象唯心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从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存在论视域。

3.1. 主体是现实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在对象性活动的原则下，马克思重新定义了主体。主体既不是黑格尔的抽象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人，而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1]。

首先，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这意味着人是受动的^[2]。人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点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与此同时，人又是能动的存在物。人具有激情和欲望，这种激情不是抽象的心理感受，而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对象之上，改造对象，同时也改造自身。

因此，人是受动与能动的统一^[2]。这种统一不是静态的，而是在活动中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马克思对“对象化”一词的使用，已经与黑格尔有了本质区别。这里的“创造或设定对象”就是一种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活动，但它已不再是黑格尔式的主体对客体的逻辑设定，而是一个现实的、受自然制约的存在物将其本质力量投入外物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主体设定对象的活动，同时也是对象设定主体的活动。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单向的设定。人之所以能改造自然，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之所以能被人改造，是因为自然本身就具有被改造的可能性。

3.2. 对象是历史性生成的人化自然

与之相应，对象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旧哲学中，对象要么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自然，要么是主体设定的观念物。而在马克思看来，脱离了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

这并不是说自然界不存在，而是说，那个脱离了人的活动、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真正的对象，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成之物，而是随着人的活动不断被人化、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

从原始社会人对自然的恐惧与臣服，到农业社会人对自然的初步改造，再到工业社会人对自然的全面征服，自然界始终在人的活动中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1]

这就是说，物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对象不是给定的，而是在人的活动中被建构的。这就彻底打破了旧唯物主义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物质观，将历史性引入了本体论的核心。

3.3. 关系是主客体的辩证互动

在对象性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不再是传统认识论中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一种生存论的实践关系。

在传统哲学中，主体是认识者，客体是被认识者，二者是分离的。而在马克思这里，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活动的两个方面。人通过活动改造客体，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就是“自然的人化”；同时，客体的规律也内化为主体的能力，这就是“人的自然化”。

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认识了对象，更重要的是，人通过对象确证了自身的存在。

在这里，“外化”(Entäußerung)获得了全新的存在论意义。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时说“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时，这种对象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但与黑格尔不同，这种外化不是意识内部的逻辑展演，而是人的肉体力量与精神力量向着现实自然的真实投射和转移。人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中直观自身，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才是人与对象的本真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静态的对立，而是动态的统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都在对象性活动中相互生成、相互确证。这就彻底解决了近代哲学以来的二元对立问题，因为二者本来就是同一个活动的不同方面，而不是两个分离的实体。

4. 终结形而上学内在性困境的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绝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是一场彻底的存在论革命。它从根本上终结了自笛卡尔以来统治西方哲学数百年的“意识内在性”困境，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全新视域。

4.1. 打破意识的内在性牢笼

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近代哲学就陷入了一个根本的困境：意识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意识如何才能切中外在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的“意识的内在性”问题。无论是康德的物自体，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始终没有跳出“意识”这个圈子^[2]。

而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原则，彻底打破了这个牢笼。马克思指出，意识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内在的东西，“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意识源于对象性活动，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对自身与对象关系的领会。因此，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对象性的意识”，它天生就与外部世界关联在一起，根本不存在什么内在与外在的鸿沟。因为人本来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的活动本来就是切中世界的，意识作为活动的产物，自然也是切中世界的^[3]。

这就意味着，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根本不是什么内在意识如何切中外在客体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人

的实践活动中的现实问题。当人的活动是异化的、分裂的，意识与存在才会表现为对立；当人的活动是自由的、统一的，意识与存在自然就实现了统一。

4.2. 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石

对象性活动原则，同时也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在旧哲学中，历史要么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要么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实的堆积。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历史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现实的从事对象性活动的人；历史的内容不是精神的演绎，而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展开；历史的动力不是神秘的天命，而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运动。

正是基于对象性活动的原则，马克思才能够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能够揭示出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因为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的能力，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对象性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4]。

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什么关于社会历史的实证科学的拼凑，而是一种全新的存在论，它揭示了人和世界的历史性生成本质。

5. 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思想并非仅供历史陈列的理论古董，它恰恰为我们剖析当代社会的新型症候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解剖刀。

5.1. 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劳动异化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我们浏览网页、发布动态、点赞转发的日常行为，正日益具有“劳动”的性质[5]。以某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为例，用户每日花费数小时上传照片、撰写评论、分享生活片段、建立社交关系。这些行为在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的理论视野中，远非简单的消遣，而是一种典型的对象性活动：用户将自己生命中的时间、情感、创造力、社会交往等本质力量，外化和对象化到数字空间之中。

然而，这幅图景的另外一面是深重的异化。首先，从产品上看，用户凝结着个人情感、创意和社交网络的数字内容其实并不属于用户自己。平台的用户协议通过复杂的法律条款，实质上无偿占有了这些数据。用户的本质力量所创造的对象，旋即成为一个巨大的、与用户自身相对立的数据商品集合体，反过来用于分析、预测和诱导用户的行为。

其次，从活动过程看，本该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在流量逻辑和算法推荐机制的规训下，沦为一种单一、机械、受外力驱使的行为。用户为了获得关注、点赞、转发，不自觉地按照算法所青睐的模板来改造自己的表达；他们并非在自由地展现自身的本质力量，而是在为他者的需要进行一种自发的、无偿的“受众商品”生产。

更进一步，这种异化渗透到了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本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但在数字平台上，丰富的、完整的生命活动被窄化为可量化、可计算的数据生产。用户的身份、情感和关系都被抽象为数据库中的符号。

5.2. 理论视角与解放路径

由此，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析视角：它揭示出，数字时代的异化并非源于技术的“原罪”，而是源于对象性活动在资本逻辑下的特定组织方式。平台资本主义通过将“数字公地”进行私有化圈占，将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交往、知识和情感，转变为私有资本增殖的核心

资源。

基于此，寻求解放的路径也变得清晰：它不应是浪漫主义的“断网”或技术倒退，而应是一场围绕“对象性活动”展开的争夺。这意味着，要改变数字劳动中对象化活动本身的生产关系：要求数据的所有权和数字内容的生产资料回归生产者自身，要求算法从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转向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例如，推动基于公共协议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发展由用户共同体自主管理的平台，就是这种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可能展开。

6. 结论

从黑格尔的纯粹自我意识活动，到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对象性，再到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这一思想的演进历程，内在地展现了马克思走出德国古典哲学困境、开辟实践唯物主义道路的逻辑必然性。

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不仅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更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它将人从抽象的思辨拉回到了现实的生活，将世界从静态的现成之物变成了历史的生成过程。它告诉我们，人和世界都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命，而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

这一思想，不仅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整个哲学体系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我们今天应对全球化、生态危机、社会异化等当代问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引。它始终提醒我们，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创造一个属于人的、自由的、美好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潘伟. 马克思“对象性活动”原则的确立及其对后形而上学视域的开启[J]. 劳动哲学研究, 2022(2): 88-100.
- [3] 吴晓明. 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2-11.
- [4] 王德峰. 论异化劳动学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意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5): 44-51+65-142.
- [5] 衡蕊.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5.